



「老驥伏櫪 哲人其萎」 - 悼李天和學長

談駿逸

1998年11月25日（星期三）上午，我臨時接到通知，有一位「李會長」經過三藩市，想在當晚與北加州校友會的負責人見個面並且商談一些事情。當時的北加州校友會會長邵中和（現接任美洲校友會總會會長）不巧人正在台灣，因此就由副會長鮑益勤和我代表北加州校友會前往李會長下榻的旅館和他見面並共進晚餐。這是我第一次和李學長見面。

李學長首先介紹他自己，他是上海交大1946年畢業，1998年9月中旬才剛接任美洲交大校友會總會會長（前任會長為趙錫成學長）。他上任後除了開始積極準備拜會交大五所學校外，也走訪美洲各校友會分會。由於當天剛好路過三藩市，因此他希望能先和北加州校友會的主事者們認識一下並且也介紹他的計畫。在晚餐的閒談中，我們才訝異地發現，李會長不僅擁有傲人的美國名校學歷，同時在學術界與產業界也有傑出的成就及豐富的經驗。

然而，鮑益勤和我心中卻覺得相當納悶，為什麼這樣一位優秀的校友，以前卻從未曾有人提起？李學長對我們的問題只是很謙虛地表示，他在過去的許多年當中，一直不斷忙碌於自己的工作與事業，也由於在國際上稍有名望，必須經常奔波於世界各地，所以幾乎都沒有時間參與校友會的工作。近來因為已屆退休之年，餘暇較多，驚覺對母校及校友會的貢獻實在不夠，故而於七十高齡毅然接下美洲交大校友會總會會長的重擔，期望能對母校有所回饋。

對於李學長這種「老驥伏櫪」的心情，我和鮑益勤都非常的理解與敬佩。李學長學業與事業有成，家庭幸福，兒孫滿堂，以其七十高齡，正是家居含飴弄孫，或逍遙雲遊四海，怡養天年之際，然而正是交大的「飲水思源」精神，促使李學長以義不容辭，捨我其誰的胸懷，慨然將餘生完全奉獻於交大。

李學長並且興緻勃勃地談到他上任後的一些具體計畫，包括健全校友總會的組織、加強與五校間的互動、加強北美12分會的聯繫等。另外他也提到還有一個大的計畫，就是在2000年舉辦五年一度的交大全球校友大團聚活動。這項活動自1965年在美東紐約由楊天一學長首次舉辦以來，每五年在



李天和學長於2000年Reunion之餐會（前排右二）



美東與美西輪流主辦，已然成為一項傳統，從未間斷。而2000年適逢第八屆大團聚，由美西輪值，且南加州已在1985年主辦過，因而此次應由北加州主辦。當下李學長便探詢我們的意見。

鮑益勤與我均默不做聲，蓋北加州地區雖然校友人數最多，但也最為忙碌。灣區的高科技、高房價使此地每個家庭的夫婦都要全職上班，每天在公司內工作時間超過十小時，週末「義務」加班更是司空見慣。要舉辦一個全球性的活動，所需動員的人力、時間不可計數，對於在灣區工作的校友來說是非常大的負荷。我們向李會長說明了此地的特殊環境，希望李會長向其它地區的校友會徵詢志願舉辦者，而北加州也要仔細衡量。

99年4月24日李會長再度造訪加州，與邵中和會長、鮑益勤、談駿逸副會長，張楷正總幹事及多位幹事會面，正式提出了希望北加州出面主辦2000年的大團聚活動。大家在心中均暗暗叫苦，但李會長盛情再三，難以拒絕，最後僅能答覆李會長：「如果沒有其它分會願意出來，而且大家一致期望由北加州主辦，我們只好義不容辭。就這樣我們在李會長的盛情難卻下，勉為其難地接下這艱巨的重擔。

數月後加北州校友會改選會長，筆者在乏人問津的情況下，被趕鴨子上架，成為校友會會長兼大團聚主辦人，也開始了和李學長密切的書信、電話與email往返，因而也對李學長的處事態度與辦事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大團聚活動的籌備期間，李學長不時關心並詢問我們的進度，同時也主動提供各項協助，諸如歷屆大團聚活動的記錄冊、五校聯絡人與北美12分會負責人的資料以方便我們連繫，此外，他也常主動提供寶貴意見，或幫忙居間協調我們和五校間的溝通問題。李學長精力充沛，做事劍及履及，同時實事求是，十足「崇實篤行」精神。因為灣區此地的校友們都非常忙碌，以致許多事情推動起來不免在進度上稍為緩慢，但李學長每天都會送email來查詢進度或提供意見，效率之高，使我們都不敢稍有懈怠，他真可說是我們籌備大團聚活動的一大推手。（我保留了所有與李學長往來的email與信件，這些文件記錄堆起來足足有好幾吋高。）

大團聚活動於2000年6月23日正式展開，五校校長在李學長的運作下，都親自參與了這項具歷史意義的盛會（西安校長因主持另一項會議，不克前來，由王文生主任率團）。同時，在6月24日專題討論會上，李學長除了親自主持外，也邀請了哈佛大學美西校友籌款主任Shirley Anne Peppers 作為專題討論會上的貴賓。為了這項大團聚活動，李學長出



錢出力，數度走訪了五校與北美12分會，堪稱是這次活動圓滿成功的最大功臣。

大團聚活動結束以後，李學長並未減少和北加州的聯繫，反而更加積極奔走於五校與分會之間，進行將校友總會組織強化的落實工作。在今年年初，李學長還提出了一份達三頁之多的總會發展宏觀計畫，雖然會長的職務屬於義務性質，但是李學長是抱持著一種鞠躬盡瘁的奉獻精神，全時全力地投入這項工作。在他孜孜不懈的精神感召下，總會與分會間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多的互動與親近。

2001年2月4日，我突然收到丁如雷學長的email，告知有關李學長遽逝的消息。乍聞惡耗，大家都覺得難以置信，簡直有如晴天霹靂。邵中和與吳廣義（現任北加州校友會會長）還特地從台灣打電話來詢問真偽。李學長平日身體狀況良好，精力充沛，我們後輩都自嘆不如，突然辭世，實在教我們很難接受這個事實。

我與李學長相交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兩年多，但是我們之間的互動卻是密集而頻繁，令人印象深刻，宛如流星劃過夜空，雖然時間短暫，但耀眼光芒，卻使我終生難以忘懷，思念不已。我常想，李學長以將近八十高齡辭世，生前不論事業與家庭都非常得意美滿，可說人生無憾。但我相信，在他走時，心中唯一抱憾的，或許就是關於校友總會發展計畫一事罷。計畫已定，然而時不我予，徒乎奈何。如今，這些計畫的落實只有待我等後輩努力，方能告慰李學長在天之靈。

李學長入土之前，我特地以李學長的生平寫照，撰了一副輓聯送去，聊表心意，同時也表達出我對他的敬仰與追思之情。

李會長天和先生千古

老驥伏櫪 只為「飲水思源」 一心服務校友
經年累月 鞠躬盡瘁 奔馳于五校四海
嘆壯志未酬 哲人其萎

先賢之澤 何僅「崇實篤行」 全力匯集英才
千秋萬世 德望永欽 長存我百念千思
讚和同交大 天與人歸

